

第四章 林耀德散文的思想及風格呈現

前 言

林耀德散文的思想主題及風格呈現，值得進一步探討。林耀德散文的思想多以呈現都市新風貌為主，時代意識十分敏銳。他的散文思想主題，如果以都市議題為中心，則他的三本散文集可分為都市精神內涵及外在表徵二方面，以及其他衍生而出的無範圍限制的知性散文題材。他的素材除了人生哲學、生活點滴，舉凡社會、政治、科學及科幻，都可信手拈來，觸及了包羅萬象的題材，不是以傳統的眼光去看待老舊題材，開發了新的想像空間。

林耀德散文風格，除了呈現出都市心理層面的探索、都市精神的意涵延伸外，它是跨文類、新章法的，充滿了挑戰新題材的意味。他的知性散文冷靜而理性，幾乎完全抽離式的敘述基調，洗鍊而精緻；刻意抑制的感傷，減少了抒情的成分，「要表現人類在『廣義都市』下的生活情感，表現現代人文明化、都市化以後的思考模式、行為模式；他的多元性、複雜性，以及多變性。」¹本章將針對林耀德三本散文集，論述他的散文創作的主题及風格，進一步論述林耀德散文的「新世代風格」。

¹ 痲弦：〈在都市裡成長——林耀德散文作品印象〉，見林耀德：《一座城市的身世》序（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4。

第一節 城市的符號與記憶：流動的拼貼

林耀德的「新世代」，面對的歷史情境定位在新興都市文明裡，而八〇年代的「都市現象」的正視與探討正是一股新興趨勢。林耀德亟欲以散文來呈現他的都市文學已在前文論及，因此探討他的散文思想主題，必然脫離不了都市主體核心。前文論及，在八〇年代這樣面臨巨大轉型的特殊環境下，經濟消費起飛、政治環境驟變，作家的創作文類當然日趨多樣化。而林耀德的散文思想主題，即是以都市議題為環狀中心，進而探討都市文明的內涵與機制，再加以拓展至都市以外的新興科技/科幻或其他創新題材。

研究過林耀德詩作的人不難發現，林耀德的語言系統別豎一格，題材新穎且天馬行空，舉凡科學詞彙、醫學詞彙、政治學詞彙、神話、神秘學、科幻、歷史、傳說、文學典故、哲學術語等等，無一不可列為書寫對象，主題層面寬廣而富厚。同樣地，他的散文格局也力求突破。除了散文中所特有的性質，作者生活經驗及內情真意的抒發/捕捉外，都市宏觀/細微處的摹寫，以及跨越都市與都市間時空的解構——不論是縱的中國上下綿貫的史事或橫的世界各地的穿越串聯；甚而跨越外太空、跨越時間。這樣的創新散文，具有雄闊的恢弘氣象，多元的龐雜主題；因此本節的研究論述，將林耀德的散文題材大略區分為都市實體及都市內涵二大內、外表徵，以及其他的科幻想像部分，再分別加以進行探索，冀藉此以釐清並分析林耀德的散文思想主題的思維架構。

一、瞬息萬變的城市空間

在林耀德的三冊散文集裡，以都市外貌表象的轉變或文明產物來論述的為數不少。例如，《迷宮零件》中第二卷的「公寓零件」，是一整系列的文明科技

產物描述；或者《一座城市的身世》第一卷的「貓」、第三卷的「盆地邊緣」，是描述都市生活中能呈現的各式樣貌等。在此，本文又區分成都市中無生命的文明器物及都市中有生命的動、植物等以利進行探討。

在林耀德第一本散文集《一座城市的身世》裡，創新的題材幾乎都是與都市有關的風貌變遷或文明產物，在八〇年代的散文文壇環境是非常具有前瞻及實驗性質的。例如電梯、夜市、都市街道、路牌、自動販賣機、工地等。而上文所提到的，《迷宮零件》中卷二的「公寓零件」，更是一整系列的文明產物，集中描繪居家電器用品，這些器物包括洗衣機、果汁機、答錄機、冷氣機、傳真機等；幾乎是每個人每天都必須使用到的，都市人的生活脫離不了它們，從它們身上也最能夠看到平日都市人們整個都市生活的剪影。

都市的文明器物除了日常生活中所見到、所使用的，舉凡大環境變化所產生的鉅變影響，科技文明帶給人們生活上的改變等，都在林耀德的關注範圍之內。因此他的都市器物主題，並不是單純的描寫物項的本身而已；而是更要呈現出意象背後所指涉的問題成因所在。以他第一本實驗意味濃厚的散文集《一座城市的身世》為例，描寫主題如〈電梯門〉，描述的並不是電梯如何為人類帶來便利，而是在封閉空間中，沉悶、恐懼、無助所營造出的鬼魅氛圍，壓迫感濃厚厚襲來，竟然使一個心臟病患者因為猜疑而病發身亡。

現在他孤獨地置身穩穩下沉的電梯裏，涔涔的汗珠豆粒般滾出他額角上張開的毛孔……雜亂的意念風馳電掣般閃過腦海，電梯仍在下墜，他似乎感到那恐怖的加速度……張口欲喊，卻怎麼也喊不出聲來。²

人類對於未知文明所帶來的恐懼是隱性的，潛伏的，林耀德以理性的敘述角度處理了這個「冰冷」的無生命題材，卻帶給讀者更大的反思與迴響空間。我們冷漠對待並視為理所當然的一切既有文明產物，如果不是對都市有著多一分的關懷與熱愛，如何發覺都市深層的脈息萬象？

〈家門〉這篇亦然，林耀德呈現的手法猶如極短篇；雖然只是客觀地描述

² 林耀德：〈電梯門〉，《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50-51。

一個變態的家庭狀態，但卻不禁令人感嘆，都市化的社會，不再是鄉村般雞犬相聞、門戶相對喧嚷。相對地，都市化後，一道道的鐵門阻隔了人們互通的聲息，每一道門的背後都有著不一樣的故事。我們只求不要走錯門，卻從未試想去了解另一道門的背後又有著怎樣的問題呈現。人與人間的聯繫，就在一道道鐵門間阻斷了。我們面對都市、活在都市，與都市共脈動，更該去關心了解都市的問題，冷靜的敘述筆調並不代表冷酷，由林耀德書寫主題當更可看出他的觀注面向。此處舉〈家門〉一小段為例：

每日面臨上司的頤指和同事們的刀藏笑裏，商業的領域裏，無論對內和對外都有無止盡的競爭和戰鬥；恐怖的應酬、不可告人的罪惡……他飽食苦悶後，深夜返家時總把妻子看作當天他最痛恨的對象，一個個響脆的巴掌使他的醉意得到充份的滿足。³

「在公司裡帶有一點自負和成就感」的男人，將都市文明帶來的苦悶發洩在最親密的妻子身上，甚至用拆信刀將妻子毀容。他也猜想面無表情的妻子是因為可愛的孩子而忍受他的暴力相向，且是日復一日。正當男人決定只要孩子不要妻子時，文章的最後一段，男人一如往例回到家，門啓處，卻呈現了最詭異、殘痛的血腥結局：

平日沉默的妻張著熟悉的眼神，蹲在沙發前不知在呻吟些什麼；臥房裡的嬰兒車被拖倒在客廳的角落，兒子像是報廢的布偶，任意地擲在牆邊，頭顱仰向天花板……妻那帶疤的面具後，是不是隱藏著復仇的微笑？⁴

整篇文章從頭到尾，被虐的妻子未說一句話，卻採取了最激烈的報復手段，平日同樣以凌虐手法施加在三歲小孩身上，最後更將孩子殺害。完整的人物與故事情節同樣有如極短篇小說，但在或真或假的故事背後，林耀德所要呈現的隱性意涵表露無疑。處在都市中的男人苦悶而無法解脫，處在家庭中的女人卻又不想與世界隔絕辭去工作，唯一聯繫的小孩，也成了大環境的犧牲品。題目是〈家門〉，應該是充滿溫馨、舒適、安全感的家，林耀德卻完全反諷地顛覆都

³ 林耀德：〈家門〉，《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52。

⁴ 林耀德：〈家門〉，《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54。

市人的家。他不是排斥都市文明，而是把各個面向據實呈現，我們享受文明的善，也要接納文明的惡。從中取得平衡點，才能悠游自如。亟欲改革傳統散文的林耀德，「文以載道」觀念想必是他要打破的，但在這篇創新題材、敘事觀抽離冷靜的散文裡，我們還是可以看得出他的內情真意的抒發。

〈夜市〉則是較為另類的描述，匯集了一切都市的幽微面。除了可憐的乞討老婆婆——還帶著倒在路旁的小孩。但是林耀德說自己已習慣這種淒涼的故事，根本不屑付出任何心意；也不低頭閃過現場，有如做了將受詛咒的惡行般。顯然地，他是刻意維持一貫冷漠的筆調。夜市中還有誘陷人沉淪的賭博性電玩；充滿血腥畫面的蛇店宰蛇景象，林耀德以平靜的口吻述道：「隱埋在人性深處的虐殺心態，像一顆定時炸彈，適當的教育和自我調整可以拆除引信；反之，可以輕易引爆。」各式各樣的販售物，無歧視而多歧義地包容在夜市的懷裡。最後林耀德下了這樣一個結論，也是可以觸動很多已自我禁錮的人心的：

容許夜市存在的社會是庶人的、民主的、飽含散文精神的；在制度和整齊外，都市裡必須存在發洩隨便和拉雜的空間。⁵

不論是真正的都市中的夜市，或是虛擬文學領域中的散文；只有高雅飯店沒有攤販小吃，喧鬧的夜晚顯得寂寞；只有傳統、中規中矩的文學殿堂，沒有多元歧異的繽紛思想，同樣地也顯得空盪寂寥。

其他如〈工地〉的描述，「華麗大下誕生前的情景，竟是如此接近廢墟」；⁶〈路牌上的都市〉描述有著熟悉名字卻完全令人陌生的大陸都市，一種帶著淒涼的諷刺。⁷〈城〉更是用了二十四個短章，來書寫城中的各種脈動。〈住一樓真好〉、〈六十巷〉、〈臨沂街〉等，都分別從都市中的各個面向來敘述，都市在林耀德的筆下，是生命力旺盛地活躍著的。

至於《迷宮零件》中卷二的「公寓零件」，一整系列洗衣機、果汁機、答錄機、冷氣機、傳真機等的文明產物，更是林耀德書寫都市中無生命的文明器

⁵ 林耀德：〈夜市〉，《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88。

⁶ 林耀德：〈工地〉，《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43。

⁷ 林耀德：〈路牌上的都市〉，《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66-167。

物的「有生命性」的代表作，更是徹底貫徹他「層遞顛覆的文學理念保險箱」意象。除了筆者最為欣賞且前文中已經屢屢論及的小白人——〈答錄機〉外；具有白色泡沫、黑色漩渦，攪拌了都市幽暗與光明面，混融了人們的歷史情感與族群的分別性的〈洗衣機〉，也是一篇極短佳作。「洗衣機所清洗的，不僅是那些載浮載沉的衣物。它清洗的是一個混雜的族群，用『家』的觀念所攪拌而成的一堆記憶。」⁸

處在現代都市中，令人感嘆的是：人的身世不是最重要的，身分地位才是衡量一個人存在的依據和價值。這樣的觀點，早已遠遠脫離單純洗衣機的描述範疇，這就是林耀德的散文，為什麼描述的是文明產物，卻又具有深層意涵。最後一段更是饒富深意：

但是沒有人被清洗，被清洗的總是被脫卸的衣服，那些決定你是男人或者女人、女兒或者父親的衣服。⁹

如果說都市中的居民也大部分是從外圍移入者，其身世不會有人過問，而只注重身分地位；但是，本質是永遠不變的，漂洗的只是外在的表象。這樣的觀點，令人想起在王浩威先生的〈重組的星空！重組的星空？〉一文裡，曾述及林耀德二次竄改自己的身世，從浪漫的愛國詩人轉為都市文學的旗手，從現代移轉到後現代。¹⁰關於這麼嚴厲指控的適當性與否，當時的講評者孟樊先生已做了評論；這裡所要說明的是，林耀德早已有自覺性地陳述，漂洗的只是外在的表象，而非內涵本質；他何以需要特意完全竄改表象，以掩藏那掩藏不住的真實呢？或許我們可以從更多不同面向來探討林耀德的現代及後現代問題，而這是無關竄改或漂洗的。

又如崩解、刨削一切果物的〈果汁機〉，猶如放縱的都市人心靈，欲望、身心激鳴運轉，漿液四迸，在滿足釋放的瞬間得到毀滅的快感。描述因為被鑲嵌在框架中因而進退失據的冷氣機；使得大眾空間與媒體空間失去距離，真偽不

⁸ 林耀德：〈洗衣機〉，《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59。

⁹ 林耀德：〈洗衣機〉，《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59。

¹⁰ 王浩威：〈重組的星空！重組的星空？〉，《林耀德與新世代作家文學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年06月），頁297-320。

明、人與幻象相互滲透的〈電視機〉；建構起這城市一部分的聲音，林耀德用〈電話機〉來敘述；剖視檢驗日常生活的第三隻眼——〈攝影機〉，透過鏡頭的轉遞體驗流逝的時空；以及疲憊不堪〈終端機〉，疲困的不是機器本身，而是人類的心靈。不停重複輸出的「只工作不娛樂要人抓狂！」一句話，¹¹道盡了生活在緊張、壓迫、競爭性強的都市社會中的人們，渴望解脫、釋放的強烈呼喊。但是林耀德不是選擇逃離，而是適度釋放後再回到工作崗位上，「我不準備關機，但是決定出門尋找『娛樂』。」可看出他對都市生活積極正向的態度。

雖然本節只依表象劃分林耀德的散文主題，分析了他一系列都市的文明器物書寫，但在新穎題材的背後，卻有著更深層的意涵亟望被人發覺。這就是林耀德的理性論調之所以不流於空泛，所營造出的語境更往往能跳脫一般思維範疇，多了一分探討的空間。

二、冰涼的都市凝視

潛隱的、看不見的城市，不是目光之所不能及，而是心神不在之處，是被忽視的地方。隱匿的城市是想像、欲望、記憶、死亡、記號的包被之處，看不見的絲線穿透綁縛了意想不到的人事物的組合。這些隱匿的東西也許一直存在，但看來像是只在一瞬之間，或許只有在日常生活刹那的裂縫裏，才能見到與察覺。只有以不同的眼光，懷抱好奇，於不疑處有疑，才可以照亮這些角落。

12

（一）複眼的觀察角度

¹¹ 林耀德：〈終端機〉，《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73。

¹² 王志弘：〈城市、文學與歷史——閱讀《看不見的城市》〉，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序（台北：時報文化，1993年11月），導讀頁9。

不同的詮釋觀點，就會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林耀德也擅長透過動、植物的想像，來考察都市的生活。閱讀一個城市，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形容和體驗；透過都市中多重組成零件的視野來敘述，讀者可以從中再做多重解譯，閱讀的同時，城市本身也透過文字的描述而重生，讀者也可獲得因人而異的城市經驗。在第一本散文集《一座城市的身世》第一卷的「貓」裡，對於都市精神象徵的「貓」，分列了四篇散文做精闢的敘述。貓是都市中的獨行者，也是都市的活動地標；以都市中的貓的冷漠、疏離特質，來說明都會中日漸淡漠的人際互動。從〈都市的貓〉到〈幻戲記〉，由貓而引申出迷陣般的都市，流露出都市人既熟悉又不安，既冷峻又敏感的特質。即使是作為寵物的貓，也不會失去了牠的特質——獨立、驕傲、優雅、自主。由尋貓而迷失在自幼熟悉的都市中，巷道成了迷陣；而迷陣，「自古以來就意味著死與復活雙重的象徵」。林耀德引用了埃及神話裡「貓」所具有的特殊含意，牠同時具備了死亡與復活雙重的象徵。這二者在意涵上是可以相呼應的，也可以說是林耀德的巧妙安排。在〈幻戲記〉裡，他是這樣敘述的：

牠們寄生在這個區域？應該說這個區域被擁有完整自尊心的貓羣佔據了，牠們沒有組織、獨來獨往、吃著猥瑣的食物、民主（或者不懂獨裁）、不喜被干涉而且不在乎任何人畜。¹³

在都會中生存的人，沒有組織的個體，獨立性的存在著，對都市既親近又疏離，你可以說他是都市的一份子，也可以說他自絕於都市之外。就是這樣複雜的雙面情感，人與貓間，有著神秘特質不斷交流。

此外，〈九百萬隻老鼠〉一文則是描寫都市中肥碩的溝鼠及家鼠；都市的下水道系統是溝鼠的「地下都市」，人類的商業行銷猶如多產的溝鼠太太，不知是偉大還是悲哀。但是老鼠的禍害畢竟有限，無恥的煽動家的變色思想才是最為可怖的。他意有所指的寫道：

人類所有黑暗的思想和性情，會不會也像數以百萬計的醜惡鼠羣繼續潛伏在都市的底層。思想和瘋狂帶來的瘟疫，又比生物帶來的災難要可怕

¹³ 林耀德：〈幻戲記〉，《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38。

多少倍，幾場導源於狹隘的意識形態和地域擴張理念的戰禍……摧毀無數善良的都市以及愛。¹⁴

尚有層遞推演，多元性的立體思考〈寵物 K〉，¹⁵心靈空虛的都市人眷養寵物烏龜，寵物龜「K」又無聲無息靜靜眷養了二隻自己的寵物子孓；那麼人類的上方，是否也有個主宰者，同樣地靜靜觀看著祂所眷養的人類。這是一個弔詭的循環，「寵物子孓」、「寵物人」的觀念，更是立意新穎。更特別的是，《鋼鐵蝴蝶》中的〈辛塔色思龍〉，由恐龍的標本說起，提到不過四百年的台灣漢人移民史，在台灣、史學及文學藝術中總是處理地不完善，「一片昏黃黑闇」，「大家的想像力都已枯萎成化石了」。¹⁶

此外，都市中形形色色的人們，當然是敘述的重點所在。不管是〈挖路工人〉中替都市整形的挖路者，¹⁷都市中在有限空間嬉戲的兒童，林耀德用「佩帶的鑰匙如同長在體外的臟器」這樣聳動又極其諷刺的譬喻來形容；未來孩子的故鄉就只有包圍他們成長過程的都市系統——一套龐大的精神網路，「由無數預設概念、隨機變數和人工規格造形所架構出來的」，孩童終將徹底在鋼鐵草原游牧。¹⁸林耀德用「肉體萎縮的聲音」、「性別像霜一樣剝落」、「腦細胞一個區域一個區域地停電」、「即將擴散為屍斑的老人斑」，這樣令人怵目驚心的形容來描述都市中的老人；¹⁹象徵新興科技文明的成長兒童與相對的凋零在都市中的老人，在世代交替目擊都市的同時，也喻含了人類進化史中都市與鄉村必然的交替。²⁰還有蒐集文憑、證照的青年，僅靠民法規定維繫關係的夫妻，排隊等待提款的過客，一列令都市交通短暫死亡的悲傷送葬隊伍等。還有擁有令人厭棄嘴臉的〈R 大戶〉、〈千面人〉、〈岩灣不二生〉等，最後連林耀德自身的〈我〉都寫入了，三歲的林耀德，照片裏身軀下的藤椅被「安置在龜裂的世界地圖上」。

21

¹⁴ 林耀德：〈九百萬隻老鼠〉，《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74。

¹⁵ 林耀德：〈寵物 K〉，《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75-176。

¹⁶ 林耀德：〈辛塔色思龍〉，《鋼鐵蝴蝶》（台北：聯合文學，1997年02月），頁105-106。

¹⁷ 林耀德：〈挖路工人〉，《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60-161。

¹⁸ 參見林耀德：〈都市兒童〉，《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58-160。

¹⁹ 林耀德：〈老人們〉，《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85。

²⁰ 參見林耀德：〈目擊者〉，《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47-148。

²¹ 〈R 大戶〉、〈千面人〉、〈岩灣不二生〉、〈我〉各篇，參見林耀德：《迷宮零件》卷三「人類

「人是都市流動的紋身」，都市的樣貌如幻似真，林耀德說，或許化過裝的臉，才是都市的真面目。

（二）另類的經驗思索

在都市植物方面，〈住一樓真好〉裡人人稱羨的花臺，是擁有土地的實際象徵；²²〈六十巷〉裡最後被砍光的桑樹、隨興而種的番薯、絲瓜、空心菜枯枯榮榮，林耀德以「都市人對園藝與泥土的興趣，極大部分都接近『葉公好龍』式的虛矯」來諷刺，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都市人對泥土顯得既親暱又陌生的複雜情感。²³〈一棵仙人掌〉中以仙人掌和蠓蠖做比較，神經質地把手量保存在身體中的仙人掌，隨遇而安、不需費神，才是最適合栽培在都市的植物。²⁴《一座城市的身世》中的〈樹〉，組合了四個短章，以台北城為中心，橫跨東、西方大城市再回歸台北，城市中不同的樹也都有自己的身世，伴隨都市成長，見證歷史的演進。

〈植物分類法〉是一篇徹底的「知性」散文，讀者可能要花一點心思去接觸、了解；否則可能會被一堆由複雜數字、冷僻專有名詞堆砌的辭彙阻隔掉耐心。照林耀德的說法，現代科學家分類菲律賓群島的一千三百多種植物，當地人依自己的分類法可以分出一千八百多種，一般觀光客大概認得一百種就不錯了。也就是認知方法不僅一種，科學、哲學、直覺都可能；依描述語言的不同，而建構出他們自己意義。

林耀德說，缺乏詞彙來形容目睹的經驗，經驗就會流失。而消滅文化的方法，就是使其語言退化。他舉出大英帝國為例，全盛時期的十九世紀，一百年裡增加了二十萬個新單字，但現在的英國人常用的只有五千字。而且，受到影像傳播的影響，語言、文字退化是必然的：

當教育系統也被影像的直覺感知模式侵佔之後，形成的結果是文字、語

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77-104。

²² 林耀德：〈住一樓真好〉，《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82-84。

²³ 林耀德：〈六十巷〉，《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89-91。

²⁴ 林耀德：〈一棵仙人掌〉，《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68-170。

言能力的普遍退化，相伴而生的是整個社會思考能力的退化。當美國、日本的國民識字率都達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二十世紀末，一個「新文盲時代」已經悄悄地降臨。²⁵

眼光深遠的林耀德，已看出了一個「新文盲時代」。拿今日青年人來驗證，因網路次文化的普及所衍生出的另類語言的「文盲」嚴重程度，是相當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一個標新的散文主題，由植物分類闡述到新文盲的隱憂，林耀德的跳躍性思考之縝密，取材之異人，在本篇發揮淋漓盡致。

無可避免的，以都市實體中的文明器物、有生命的動、植物來作為思想主題分類難免形顯簡略，但林耀德的散文主題必然是以都市為中心拓展，深入都市文明生活中每一個零件細節的。

第二節 城市的想像與拓展：虛實的紛陳

在散文創作中林耀德是一個志在打破既存「所謂文學典範」的人；「只有那些不斷掙脫更嚴酷的束縛的人物，才能令人恆久景仰。」²⁶林耀德顯然具有極強的文體自覺意識，這種文體自覺意識不僅體現為都市文學的開創，而且呈現為散文領域的理性意識，以及由此而來的寬闊境界。²⁷而在他的散文思想主題裡，生存困境、文明夢魘、現代癥候、飲食男女的性、愛、暴力及死亡的議題，從來就不曾隱匿過，而且往往能鞭辟入裡地鮮活呈現。

²⁵ 林耀德：〈植物分類法〉，《鋼鐵蝴蝶》（台北：聯合文學，1997年02月），頁38-39。

²⁶ 林耀德：〈如何對抗保險箱製造商的陽謀〉，《迷宮零件》自序（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9。

²⁷ 韓雪臨：〈時空經緯中的迷宮穿行——讀林耀德散文集《迷宮零件》〉，《中外文學》（第27卷第3期，1998年09月），頁141-148。

一、慾念飽漲的釋放：性、愛

鄭明嫻曾言，林耀德的情詩深入後工業文明環境下人類性愛本質的探索，描寫男女陷入情感的掙扎、性與愛情若即若離的互涉關係，把男女之間的精神與性愛關係，做了出奇的透視。²⁸在林耀德的作品中，不論是詩、小說或散文，男女之間的性愛關係的確是他著筆甚力處，從不隱微處理或簡略帶過；而且呈現出黑色詭異的情境。例如〈馴養考〉中被情婦馴養的「塗著黑唇膏」的男孩，〈上邪變〉中男子釋放精血與女子做愛終而悠游回女子的子宮之長詩等，²⁹對於性愛的過程均有超意象的描述。

以前章所舉的《都市之薨》的長詩〈聖器〉為例，描述同性戀交歡的過程中，除了性愛歡娛的描寫，更藉由彼此的對話引領了整個架構，揭開故事背後的詭異真相。從事精神分析治療的黎醫生，早在念醫學院時就誘姦了念建中的男學生小安，使得他變成了同性戀者。誘姦事件成了小安心中的傷口，並且不斷尋求精神治療。以今日的眼光來看，這樣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但在距今十五年前的八〇年代末期，林耀德的書寫角度的確是前瞻且宏觀的，精準抓住都會人心的空蕩寂寥、道德價值的扭曲；他也預見了未來都會的社會黑暗面。詩中黎醫生對問診的「塗著黑唇膏」的小安說同性戀不是病，「小安這不是病是命是我們種人的宿命。我也好你也好誰都/在尋找另一個陽具另一個崇高壯麗/的陽具，時時刻刻幻夢的崇高感也面臨破滅/面臨喪失亢奮的焦慮。」³⁰林耀德早以精銳的眼光及論點「診斷」都會社會問題，同性戀及愛滋議題在今日的全全球焦點所在。

此外，在他的小說中性愛描述也是不可或缺的，血腥暴力充斥的《時間龍》

²⁸ 凌雲夢（鄭明嫻）：〈詭異的銀碗〉，《都市終端機》（台北：書林，1988年01月）頁255。

²⁹ 林耀德：〈馴養考〉，《妳不瞭解我的哀愁是怎樣一回事》（台北：光復，1988年04月），頁82-86。〈上邪變〉，《都市之薨》（台北：漢光，1989年06月），頁123-135。

³⁰ 林耀德：〈聖器〉，《都市之薨》（台北：漢光，1989年06月），頁66-67。

中也隨處可見的性愛意涵；「統治一顆星球的執政黨總督和反對黨領袖在那顆星球上一個不為人知的角落瘋狂地做愛，一種黑色寓言化的幽默，一種殘酷而血腥的甜蜜。」、不斷在仰慕自己的政務官面前做愛的大統領，「他讓施施兒嫉妒，他讓施施兒信仰，他只是不讓施施兒竊走他的靈魂。」在性愛描述的同時，也摻入了高度政治智慧，「所謂『政治家』是死後也拆穿不了的政客」。目睹母親被強暴的大統領堅忍地活下來；「高潮之後，是死亡的擬態。」等。³¹而在《一九四七高砂百合》中，在夢境中褻瀆修女的神父，「眼睜睜看著聖女散發寒芒的裸身與盤蛇般的體毛暴露在前」；出征的日本軍人與將為他人婦的愛人最後的做愛離別，「肉體和肉體碰撞的聲音就像是大東京夜警的軍車聲，在睡夢中只覺得越催越急，網一般絞緊了全部的夢。」、「女性高潮的面相充滿驚悸和死亡的幻覺」；偉大的拿布 瓦濤的後代嫖妓的歷程，交易所在的房間，「像洞開的女陰一般，閨室等在那裡」。淪為娼妓的高山族女子，隨著部族神話的消逝肉體也隨之凋零，沉淪在平地娼寮中。³²

同樣地，林耀德並不因為散文的創作而有侷限性，性愛主題也隨著都市議題而呈現。《一座城市的身世》中〈W 的化妝〉一文，他便極其所能摹寫都會女性的性愛觀，喜歡征服男性（包括健康的神父）、享受快感：

你想說的是——「化妝後的妳才是真正的妳，卸妝時的妳只不過是一具空白的軀殼」吧。嗯，這種腐朽的論調，你實在應該學習成爲一個女性主義者。³³

這是文中女子對作者說的話，真實與虛構並陳的事實總令人質疑；對女人而言，化妝與不化妝都是真實的，也都是虛幻的，堅持自己的「W」，林耀德這樣描述她：

但她深深痛恨被壓抑的感覺，所以 W 會堅持一種特定的、不使她感到屈辱的體位。……任憑 W 的觀念和行爲急駛於流行的高熱鐵軌上，一但時

³¹ 林耀德：《時間龍》（台北：時報文化，1994年08月），頁113、197、248。

³² 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台北：聯合文學，1990年12月），頁71、125、227。

³³ 林耀德：〈W 的化妝〉，《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64。

機成熟，她仍舊會以信守的態度釋放一切。³⁴

女人的化妝猶如都市的化妝，美麗的容貌是一閃而逝的。

〈城〉一文中第四個短章，林耀德則以對話的方式來確立「性」的主題性：

性是這個時代的主題嗎？告訴我，R。

也許吧，因為性是感官刺激的典範，在連串不斷趨向聖的過程，抵達最高峰又瞬間滑落谷底，更何況它涉及最微妙的嗅覺和變態，還有最粗糙的感情和自尊。

性是這個時代的主題嗎？告訴我，R。³⁵

而在《迷宮零件》中，林耀德則有了更進一層的見解，他在〈音樂〉一文提到：

兩性間這些不同結局的愛情都隱埋著人性深處的善，以及背對著善的嫉妒、反叛、謊言和瘋狂的因子。無論結局，愛情彰顯了人類的存有；但是愛情即身而寂滅，剩下的只是詩和音樂。³⁶

愛的外象會隨著肉體的死亡消逝，但愛的本質精神則化爲詩歌、文字與音樂而輾轉留存。

此外，前文提過的三百多字的〈果汁機〉，巧妙地將果汁機運轉，草莓果實汁液噴濺的意象結合嗜血的快感，就像「和帶著經血的女體做愛」；³⁷新穎而奇異的描述，慾念翻騰的人性，隱藏在都會中每一個角落。

其他又如〈大司命〉中對雲夢大澤女巫的描寫，自願以身殉江的女巫，一步步踏入冰冷的江水後：

³⁴ 林耀德：〈W的化妝〉，《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64。

³⁵ 林耀德：〈城〉，《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206。

³⁶ 林耀德：〈音樂〉，《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49。

³⁷ 林耀德：〈果汁機〉，《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60。

一顆顆乳房，此起彼落，以油亮的白膚掙脫黑闇，在巫女沒頂的江面湧現，互相推擠，朝下游的方向急促推進。³⁸

擅長營造詭譎意象的林耀德，在文字運用上總是能別豎一幟，凸顯人類性徵。在〈小亞細亞〉一文裡，遇到年輕女性即想像她是處女的憧憬則令人莞爾，林耀德毫不掩飾地書寫出來。³⁹

而趣味中帶點嘲諷的〈HOTEL〉一文由七個短章組成，以 HOTEL 為主體敘述，來來往往、形形色色的人，踏入電梯時總脫離不了「做愛」的臆測；林耀德用「爲了性愛股市的短線交割而設計的」詞語來形容，傳神又逗趣。「如果說文學史是讀者的歷史，那麼 HOTEL 的歷史也等同於叩門者的歷史。」林耀德以輕鬆的口吻，詳盡說明 HOTEL 的責任與使命，以及它在都市史的地位，這是難得一篇不需要血腥或詭異詳細描述做愛歷程的趣味描述性愛文章。

任何一個進入 HOTEL 的人，他們在進入房間後，房間就被完成了。一對男女（我們不否認其他組合的存在）在那個空間中的每樣舉動都導致一種新的安排、新的平衡。⁴⁰

林耀德更以「嚴肅」的口吻說道：

HOTEL 既然已成爲公眾性的性隱私集散地，讓性藝術的現場和弔詭的生活模式結合在一起，自然也不能將之排除在文化考察的範疇之外。⁴¹

雖然只是都會中常見的 HOTEL，林耀德也煞有其事地論述了一套 HOTEL 哲學，嘲諷神聖的婚姻與社會觀，生命的性愛支票簿，令人不禁莞爾。

《鋼鐵蝴蝶》中的〈蔡詩萍們〉則是描述「深夜不眠、衣冠革履的社會新貴——前中年期浪漫族男性」心理的佳作：

³⁸ 林耀德：〈大司命〉，《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84。

³⁹ 林耀德：〈小亞細亞〉，《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142。

⁴⁰ 林耀德：〈HOTEL〉，《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23。

⁴¹ 林耀德：〈HOTEL〉，《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24。

這群「蔡詩萍們」通常是一些虛無主義色彩濃厚的新形態中高級主管，或者高所得的自由業者，保持著自我中心派的特質和注重品味的形象。……性能力和性技巧也恰好是成反比的狀態，從有勇無謀的實力派而轉進為有為有守的技擊派。⁴²

詼諧有趣的文字敘述，例如「不要欺騙無辜的處女，因為失去處女身分的前處女是毫無顧忌的浪漫殺手。」等，把前中年男性的心境發揮的淋漓盡致：

如果一個女人被他們看上了，而且這個女人是「某一類女人」之一，那麼她自然和他們互相成為蒐集品；如果一個女人不屬於「某一類女人」又被這種男人看上了，也沒什麼好擔心，因為這表示他已經準備邁入自己生命中的中年。⁴³

把都會男女的速食愛情及空虛與對婚姻的淡漠客觀地描述詳盡。停留在青春心理狀態中的男人，總是不甘走入家庭的。

在他的佚文選中，也有〈鞋與性〉這麼一篇：

緊身胸衣將胸下的脂肪壓擠提高，以達到乳峰高聳的效果，可以說是以扭曲人體結構的方式而塑造出的「人工美」。……這是一種性的剝削，為了滿足男性文化禮儀而扭曲女性身體的範例。⁴⁴

以上是胸衣的部分；至於高跟鞋這種產物，也是為了凸顯女性性徵而設計：

穿高跟鞋改變了女性走路的姿勢，因為腳後跟的墊高，使得從小腿到臀部的肌肉不自然的運動，也因此，提高了臀部肌肉的緊張度，使得臀部

⁴² 林耀德：〈蔡詩萍們〉，《鋼鐵蝴蝶》（台北：聯合文學，1997年02月），頁64。

⁴³ 林耀德：〈蔡詩萍們〉，《鋼鐵蝴蝶》（台北：聯合文學，1997年02月），頁66。

⁴⁴ 林耀德：〈鞋與性〉，楊宗翰主編：《林耀德佚文選 III——黑鍵與白鍵》（台北：天行社，2001年12月）頁130。

看起來更爲挺翹。⁴⁵

林耀德認爲高跟鞋統治女性下半身，和「纏足」是龜與鰲的關係一般；甚至連護膚、減肥，都是女性本身對性誘惑力的焦慮表現。他嘲諷地說專欄作家窮極無聊，才會從高跟鞋和人體工程學的角度聯想到女性主義的課題；但他卻又巧妙地連結高跟鞋與女人的性愛觀，徹底脫離傳統散文的範疇。

另一篇〈革命牛上街記〉，衰老的肉體象徵，「牛」、「肉」肆虐。「牛」的口號是「革『性』革『性』再革『性』！」，但她卻常得找個陰暗的角落補粧：

用厚厚的白粉遮住那些有剝蝕、露出了銅綠斑白的臉孔，也只有用最昂貴的去斑膏和強烈得去除了人類嗅覺的廁所芬芳劑才能夠掩蓋住她的膚色和體臭。⁴⁶

「肉」則是一個肉彈，逐漸老去卻永不死亡，猶如打不死的蟑螂：

肉體撞開第四台螢幕前喘息的呼吸中，在纏捲的肉體裏流溢出半透明的汁液，她的呻吟聲在家家戶戶的電視機喇叭裡輕盈迴旋。

「我正是大家心中逐漸膨脹的肉彈，把我狠狠地彈射出來吧，我將穿透腐蝕了軀幹的金牛，讓那隻千瘡百孔的老雌物溶解在我的意念和速度中！」⁴⁷

外貌不同而本質相近的「牛」、「肉」從來沒有真正碰頭，共處於一座城市，卻又朝著相反方向前進。

在刻畫人類性愛本質的方面，林耀德已能掌控地絲絲入扣而又不淪入傷春悲秋的無病吟哦；知性論述的本身多了一分客觀與洞悉力，使得他的性愛主題

⁴⁵ 林耀德：〈鞋與性〉，楊宗翰主編：《林耀德佚文選 III——黑鍵與白鍵》（台北：天行社，2001年12月）頁130-131。

⁴⁶ 林耀德：〈革命牛上街記〉，楊宗翰主編：《林耀德佚文選 II——邊界旅店》（台北：天行社，2001年12月）頁76。

⁴⁷ 林耀德：〈革命牛上街記〉，楊宗翰主編：《林耀德佚文選 II——邊界旅店》（台北：天行社，2001年12月）頁76-77。

多了一層討論的空間。

二、後現代美學的極致：暴力、死亡

暴力與死亡同樣是人類必得面對的問題，遠古社會爲了爭奪地位與食物，原始的武力解決是必然的，但在科技發達的都會裡，暴力則摻雜了更多的心機與慾念。而死亡，猶如人類的性愛，是終究必須面對的課題；死亡的同時，也代表了另一種重生。在他的長篇小說《時間龍》裏，已經將這個意象闡述的十分清楚：「時間龍」護守在深邃的海床中，悄悄巡邏著。時間本身不會毀敗，但「時間龍」的出現卻常伴隨著死亡與毀滅。並且，我們也可以在《時間龍》的文本中看到許多互相交錯的議題；除了台海兩岸的政治鬥爭血腥場景，也看到了林耀德所檢討的台灣文學論爭之中的政治現象以及暴力性格，世代交替之間的路線派系之爭，以及其中牽涉的言論暴力血腥。⁴⁸

將焦點回歸到他的散文集，在《迷宮零件》的〈魚夢〉一篇裏，對於魚與死亡，林耀德做了如下闡述：

魚是生命的象徵，也是戰爭和死亡的象徵。

魚的意象就是永恆的音樂、穿越時間的時間龍，就是生殖和死亡的慾望圖騰。⁴⁹

魚群上岸，長出了肺、長出了腳，艱困地爬行，爬成了橫跨白堊紀的恐龍家族，輾轉進化成了人類。離開了水的魚面臨的只有死亡，但是死亡的同時卻又重生爲人；因此毀滅是爲了建立新秩序之必然，對於死亡，我們有了更寬闊

⁴⁸ 劉紀蕙：〈《時間龍》與後現代暴力書寫的問題〉，《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台北：立緒，2000年05月），頁396-422。

⁴⁹ 林耀德：〈魚夢〉，《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36-44。

的角度來對待。

在前文所提到的〈家門〉，沉默的妻子天天遭受丈夫不人道的凌虐，辱罵、毆打、甚至以拆信刀毀容；而她也採取了最激烈的報復手段，平日同樣以凌虐手法施加在三歲小孩身上，最後更將孩子殺害。這樣的家庭暴力導致無辜兒童的死亡，令人不忍卒睹。⁵⁰

〈第一現場〉中被勒斃的小女孩，同樣是大人慾念下無辜的犧牲者，離職的吸毒護士帶著偏執的靈魂含恨報復：

這個世界如果有任何罪惡值得被憐憫，那必定不是妳的死亡，而是成人們的貪婪、怨恨、無知、恐懼及矛盾。⁵¹

真正可悲的是沉淪在慾念中的大人，而不是無辜的幼童。暴力伴隨的死亡，痛苦的不是死者，而是施暴者本身。

〈無聲的暴力〉一文是比較另類的，也就是我們平日隨處可見的垃圾。「在都市的無數角落，暴力的餐桌上常常更換點心的菜色，隨時伺機向無反抗餘力的目擊者施暴。」而開罰單的人也從不問誰下的毒手，「這種沉默而不由分說的告發，算不算另一種無聲的暴力？」⁵²這樣沒有暴力的暴力行爲，才更叫人防不勝防。

〈一串充滿哀傷的行列〉一文雖是描寫出殯隊伍，卻極諷刺的完全不具哀傷氣息，過多死亡後的人工操作，使得哀傷的焦點被模糊了。攝影師、國樂手、攝影助手、職業孝子、儀仗隊伍，林耀德如此描述：

如果你的風格無法統一，就讓不統一成爲你的風格。也許有人會以爲這隊伍根本充滿了滑稽的氣息，完全喪失喪禮所應有的莊嚴與哀傷；但是不要忘了，滑稽的出現就是一種最大的悲哀，因此我仍然堅持稱之爲「一

⁵⁰ 林耀德：〈家門〉，《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52-54。

⁵¹ 林耀德：〈第一現場〉，《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58。

⁵² 林耀德：〈無聲的暴力〉，《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33-134。

串充滿哀傷的隊伍」。⁵³

極其諷刺詼諧的口吻，沖淡了隊伍的哀傷，死亡的本身添加了太多人工因素，反而失去其原有的肅穆性。

〈火〉一文中的死亡則令人作嘔，「德勒斯登、東京、長沙、倫敦……歷經那場戰爭的一代，一但在地圖上瞥見了代表這些都市的圓點，都會像看到屍首上的彈孔一般，同時也會嗅到一股由撲鼻的焦味和血腥氣息交融而成的怪異味道吧？」⁵⁴是的，歷經戰爭的死亡充滿濃厚的惡臭，人類欲望爭奪的原罪施諸在同類身上。林耀德黑色詭異的文字猶如文中的長崎蛋糕同樣令人難以下嚥：

六千多副人體內臟被儲存在廣島醫院的一間陳列室中，整整齊齊地擺放在隔成五層的角鋼架上。這些內臟都來自原子彈下的犧牲者，都曾經活生生的在體腔內正常運作，但是那瞬間的強光改變了一切……。⁵⁵

林耀德接著殘酷而冰冷的敘述：

內臟們掛上號碼，堆積在一罐罐大號的標本用玻璃容器裏，近四十年的歲月經過了，臟器表面原本光亮燦爛的色彩因為時間的沖洗而失去它們的鮮艷，它們的無奈和怒吼似乎也已沉澱到瓶底；但是，它們給予現代世界的警告訊息卻愈來愈強。⁵⁶

戰爭的死亡，不只是人類的軀體，也伴隨著人類文明的死亡。

而《迷宮零件》的〈老人們〉一文，雖然不是直接描述死亡，但是老人面臨死亡前的凋零，「肉體萎縮的聲音」、「老人們漸漸喪失了他們的性別，性別像霜一樣剝落」，刻畫尖銳且令人驚駭：

⁵³ 林耀德：〈一串充滿哀傷的行列〉，《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15。

⁵⁴ 林耀德：〈火〉，《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92-193。

⁵⁵ 林耀德：〈火〉，《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93。

⁵⁶ 林耀德：〈火〉，《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93。

腐朽的氣味自稀疏、乾涸的髮稍悠悠散逸，那些即將擴散為屍斑的老人斑，浮游般晃漾在緊貼顴骨和眼窩的面具上。……他們的五臟被半透明的塑膠袋裹住，懸掛在空洞的體腔裏；他們的腦細胞只是靜靜地，一個區域一個區域地停電，凝結成蛋白色的珊瑚礁。⁵⁷

林耀德對於死亡，以及腐朽的過程的描述，冷酷而據實，不限一格的書寫，「都市現象」中無可避免的垂死的孤寂老人，獨處在斗室中等待死亡，我們面對這樣的議題，能做的也就是正視問題的所在。

《鋼鐵蝴蝶》中的〈死亡方程式〉，舉演員與作家做對比，「演員以他的身體做為演出的記號，作家則以他的思想做為演出的記號」。藉此來探討文本銷售與作家本身之間微妙的牽連關係：

我們可以忽略演員的思想，卻不見得放過作家的身體，「作家之死」往往是一齣好戲的最後一幕。

一個作家的身世與身世的句號——死亡——引起社會矚目的程度，是一個簡單的方程式：

群眾地位 X (死亡原因+死亡方法) X 環境變數=新聞價值。⁵⁸

這樣的死亡本身，伴隨著太多背後牽涉的利益因素及炒作價值，為死亡的純淨增添了社會文明的隱穢面。

人存在中所必然面對的性愛與死亡，林耀德用更精銳角度來敘述；快樂、興奮、悲傷、沮喪等種種情緒，在金屬般冰冷的都會中更顯微薄，更須有心者一一挖掘，在接納、擁抱都市便利的同時，也能正視它所帶來的一切黑暗面，能以更超然的心胸一起接納。

⁵⁷ 林耀德：〈老人們〉，《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85。

⁵⁸ 林耀德：〈死亡方程式〉，《鋼鐵蝴蝶》（台北：聯合文學，1997年02月），頁25。

三、其他：科幻/戰爭/地球

科幻議題是林耀德作品一大特色，在科幻中融入對現實政治、戰爭、歷史等觀點的表述。林耀德對科幻文學有其期待的視野，「近十餘年來，科幻作家往往以非常嚴肅的創作態度和對於純文學的標準來描繪科幻時空，形成了與美式科幻追索通俗市場完全相反的模式。」⁵⁹除了長篇科幻小說《時間龍》，科幻長詩〈木星早晨〉；《人類家族遊戲》一系列關於戰爭和政治的詩；都可看出林耀德的關注焦點所在。例如〈戰後〉一詩，「失去戰爭/我也淪喪一切/卸下戎裝/我開始 痛恨和平」，⁶⁰向陽說這是違反人類理想而契合黑暗人性的詩句，具有反諷意味，卻又深刻沉重。人類家族宿命性的鬥爭心理，戰爭與和平間相互依存的弔詭；有了戰爭，期待和平，獲得和平，鬥性又無從發揮，生存意志渙散。⁶¹林耀德的冷酷理性觀點，人類文明鬥爭史充斥著沉淪、毀滅、死亡，透過林耀德的人性觀，更多樣貌的人類複雜面被一一發掘。

在林耀德的三冊散文思想主題中，大多是以都市議題為環狀中心，進而探討都市文明的內涵與機制；但其中較為特殊的是地球本身問題的探討以及科幻主題意識的參雜運用。

以《鋼鐵蝴蝶》的〈我的兔子們〉為例，這篇散文雖有一貫林耀德知性散文風格，但文筆清新，帶有一絲另類魔幻的語調。

我跨上機車，八六年出廠的 QSX-RU 一一〇〇，停車場上聚集著我的兔子們，Y 的身軀繫在後座上。……我啟動引擎，低速駛出路面，兔子們一躍一跳地跟著低沉渾厚的韻律前進。……我的兔子們都伸展四肢，伴隨著失眠的我，在空中漂浮前進。⁶²

帶有一絲科幻的想像，令人聯想到德國格林童話《捕鼠人》。吹笛人以笛聲

⁵⁹

⁶⁰ 林耀德：〈戰後〉，《妳不瞭解我的哀愁是怎樣一回事》（台北：光復，1988年04月），頁227。

⁶¹ 向陽：〈戰爭·和平·蝕——讀林耀德詩集《人類家族遊戲》〉，收入林耀德：《妳不瞭解我的哀愁是怎樣一回事》（台北：光復，1988年04月），頁217-225。

⁶² 林耀德：〈我的兔子們〉，《鋼鐵蝴蝶》（台北：聯合文學，1997年02月），頁114。本文原為《一座城市的身世》之「代跋」，後收錄於此。

將一群老鼠引入河裡，老鼠們跟著吹笛人魚貫而行，趕走所有老鼠後，哈米倫（HAMELN）小鎮的人卻沒有遵守約定付費，氣憤的吹笛人，最後以笛聲帶走城內一百三十個小孩。林耀德的兔子追隨他，猶如被催眠的老鼠及小孩跟隨吹笛人而行，在意境上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樣的散文，實已跳脫了傳統散文範疇，摻入了想像及虛幻的空間。

〈飛航〉中導致飛機失事的起因竟然是外星小人，特意用「你」做為主詞，引領讀者進入即將墜機的恐懼中，也算是科幻經驗的描述：

小說中的那架飛機就要墜毀了，唯一知道這個秘密的除了那位臉色慘白的海萊恩先生之外就只有你了，因為你幾乎是最後一個清醒的乘客，在腦海裡模擬著海萊恩先生的經歷。他看見一個奇異而醜陋的小人黏附在機翼的下方，朝向他咧開一口潔亮的白牙……⁶³

一個奇異而醜陋滑稽的小人啃食機翼而導致飛機失事，含有濃濃虛構小說的成分，在散文上而言則屬十分創新的嘗試了。

而前文討論過的〈魚夢〉，更是充滿了超現實意涵，融合了夢幻與現實，巧妙地將不存有的科幻融入史實混融，創造現實，製造真實的假象。

有關地球主題方面，在他的第二本散文集裏有一系列的「地球零件」，內容則包含了地球上各大小都市的議題。以〈地圖〉為例，世界各地、各時的地圖就是歷史的縮影；有時，林耀德甚至「可以聽到地圖裏湧現雜沓的聲音」。

呈現人文地理的行政區域圖，特別具備抽象藝術的本質——一種合理主義的造形藝術。各種政權合法控制的範疇，在地圖上顯現出來，這些政權也因此被視為一種理性的、對於轄區內一切人口和自然資源具有管理權的、合乎邏輯的存在。一層層不同位階的地域分割，如同一張歷史——尤其是戰爭史、經濟史、宗教史和心靈鬥爭史——的成績單。⁶⁴

⁶³ 林耀德：〈飛航〉，《鋼鐵蝴蝶》（台北：聯合文學，1997年02月），頁274。

⁶⁴ 林耀德：〈地圖〉，《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112。

散文的主題範圍可以如此宏觀，完全背離傳統而行。又以〈特洛伊 7 號〉為例，主題橫跨神話與遺跡，橫跨古特洛伊城與希臘、台北，追溯古戰場城市的身世之謎，歷史在出土文物中重新建構。

更多的知識以及更多的疑惑伴隨著出土的事物而誕生，紀元後一三〇六年土耳其人入主特洛伊，又在十四世紀後廢棄至今，這座荒城像是近東城市史的沉積岩，一層層壓縮著那些時代的命運。⁶⁵

隱身於城市背後的人類，那些愛、仇恨、欺騙、背叛、痛苦與悔改匯聚的情緒，隨同荷馬的史詩，特洛伊也成為人性的沉積岩。人與都市之密切，自古即然。以特洛伊城的「木馬屠城記」傳說為軸，特洛伊城被形容為當時世上最繁華的都市；歷經了到特洛伊一遊的亞歷山大征服埃及、抵達印度河，然而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帝國終至瓦解。戰爭給人類兩大教訓：特洛伊人錯在「輕信」，亞歷山大錯在「猶豫」與「曖昧」。⁶⁶林耀德花了長篇幅描述木馬屠城及美麗女人海倫；然而，因為分別支持希臘聯軍和特洛伊兩大陣營而導致分裂的希臘諸神，才是真正人性發揮的所在，特洛伊的小亞細亞聯軍和希臘聯軍反而像西洋棋中的黑子與白子，任由諸神牽制。

把我們的視野再往上擴展，主宰人類的諸神也同樣有著人類卑劣的慾念和鬥性。這就是人類之所以為諸神所創之因。

在林耀德散文的思想主題上，題材內容的選定表現了他創新的嘗試。在刻意朝向都市文學發展的前提下，他的確也挖掘出都會的多層樣貌。即使是舊有的題材，在論點思想上他也能推陳出新，行文充滿隱喻或諷刺，以理性的論調做不同的描述呈現。但也因為充滿實驗的氣息，強調以文學語言處理知性素材，刻意營造出的語境有時不免令人有煩沓之感，不知意圖所在。而科學用語及龐雜數字不斷堆砌，對於熟悉小品散文的讀者，讀來的確有吃力之感。但是觸及各種題材的知性散文，帶有新世代逆於權威的特質，在散文題材的處理上，刻意壓抑泛濫感情的筆調，抽離的敘事態度迥異於唯美耽溺情緒的小品文，林耀德自然有他成功的吸引力。

⁶⁵ 林耀德：〈特洛伊 7 號〉，《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 年 06 月），頁 155。

⁶⁶ 林耀德：〈特洛伊 7 號〉，《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 年 06 月），頁 152。

第三節 林耀德散文的風格呈現

林耀德的散文風格，一般都認為他的作品是跨文類、挑戰新題材的，多元而複雜，迥異於傳統散文的風格基調。林耀德以都市做為母體的後現代呈現，後現代只是一個手段，並無固定形式；都市的戰爭、性愛、死亡、光幻、宇宙的星球，在無定的「主義」桎梏中，似又有固定脈絡可循。林耀德曾言，你要說林式風格，林耀德的都市風格或是都市的林耀德風格均無不可，我也不在乎你是否有能力考證林某人的風格是自何處移花接木而來。⁶⁷因此，關於林耀德的散文風格，本節以散文文本的呈現為主，就都市為主體的精神來看，可以分為都市內在心理層面的深究，以及都市外在精神意涵的延伸兩大方面來探討。

一、都市心理層面的探索

林耀德的散文企圖以冰涼的文字模擬現實的人生，既以都市為主體，而這都市的議題又不是建立在城鄉二元的思考上；挖掘深層都市的心靈，現代人文明化、都市化以後的思考方式、行為模式，以及各式各樣的生活情態等，便成了主顯風格特色。生於都市、長於都市的都會人，對於都會自然是有一分特殊情感。人在都市的空間，便賦予了都市的意義。林耀德以理性、客觀的角度，觀察描述都市脈息；觀察世界的角度不同於以往，創作形態則必然隨之改變，人性異化的問題勢必成為關切的焦點所在。人類的自我認同和疏離感，時間與生命流失的焦慮，感官麻痺、情色氾濫，心靈知覺僵化；真真偽偽、虛實並陳，戲劇般誇張的人生在都市中重複上演，一幕又一幕從不間斷。本節對於林耀德散文中都市心理層面的探索，即由人類的自我認同和疏離感，時間與生命流失的焦慮二點來論述。

⁶⁷ 林耀德：〈我的兔子們——代跋〉，《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215。

(一) 人類的自我認同和疏離

在都會中生存的人，是沒有組織的個體，就算有組織，也只是形式上的組合。人獨立性的存在著，對都市既親近又疏離，你可以說他是都市的一份子，也可以說他自絕於都市之外。複雜的雙面情感，使得人類的心靈游移於都市之中，無所安身。林耀德在〈靚容〉中寫道：

都市面貌的是新月異，把人鍛鍊得冷漠。十年，僅僅十年就可以改變一個區域中每一個最小的細節。無常的圍牆、無常的鄰居，都市是一座無常的叢林，水泥牆上迴蕩的嘈音如同野獸的嘶吼，交織的道路像八方奔馳，劃開大地的皮膚……都市出生的人是沒有故鄉的。他們從生到死，都像乘坐一輛永不停歇的快車，永遠的進站，出站，遺忘了起點，也不存在著終點。⁶⁸

孤寂，是都會人心靈狀態的代名詞。此外，在現代都市中，人們不知不覺消失的歷史情感，身世的泯滅，更使得都市人的認同目標失焦：

那些色澤繽紛的衣服……在毫無情緒的運轉中興奮的盤旋。精液、汗漬、灰塵與體垢，混雜在黝黑的水質中。洗衣機所清洗的，不僅是那些載浮載沉的衣物。它清洗的是一個混雜的族群，用「家」的觀念所攪拌而成的一堆記憶。⁶⁹

即使是處在都市中，也感受不到存在的認同。甚至，感受不到存在的空間。面對生活的空間被扭曲、重組，而脆弱的人們是如此無能：

都市用不同的牆逼迫、壓近著渴求空間的人，他所經過的空間，都有一股無形的烈火在燃燒。攤開地圖，都市和街道的名稱，是否正「散發著

⁶⁸ 林耀德：〈靚容〉，《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76-77。

⁶⁹ 林耀德：〈洗衣機〉，《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59。

燒焦肉體的氣息」？⁷⁰

由此來看，人性的異化有了最好的理由，窒息的都市人在尋找出路，在猶如克里特島上的「迷宮」中掙扎，絕大多數都如同進貢的食物——少男少女們一樣，迷失在迷宮中，終至被怪物吃掉。而在等待與逃亡的過程中，少男少女彼此間微妙的依存關係，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但又不能四處分散，在團隊中人心各異的分崩離析狀態；處在城市中的都市人，面對生存的競爭時又何嘗不是如此？又有多少人能如英雄特敘斯者（也是林耀德對自我的期許），便能殺死怪物，看清迷宮的樣貌，全身而退。⁷¹

因此，都市的精神特質，就是冷漠。都市中的貓，「牠們那種看似高貴的冷漠，正是都市精神的所在。」⁷²都會中的人際關係，就是冷漠。面對文明的進步與伴隨而來的墮落，保持緘默幾乎就是都市人的一貫作風。這種疏離感，還表現在人與人的互動中。〈房間〉一文中，不斷轉接、重撥的電話，歷經重重阻隔終於聽到對方聲音——竟然還是答錄機：

答錄機：你好，這是雨果商業設計公司，請撥分機號碼或撥 9 由總機轉接。

撥分機號碼 147。

答錄機：對不起，我們沒收到正確的分機號碼，請重播一次。

重撥分機號碼 147。

答錄機：轉接中，請稍後。

等待。

答錄機：（分機號碼確認錄音）您好，147，何清美。

等待。

答錄機：抱歉，目前分機無人回答，留話請撥 1，找其他分機或總機請撥 0，離開請掛斷。

撥號 1。

⁷⁰ 林耀德：〈空間燃燒〉，《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37。

⁷¹ 關於此希臘神話參見林耀德：〈希臘〉，《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156-173。

⁷² 林耀德：〈都市的貓〉，《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28。

答錄機：(何清美本人留話)我暫時離開座位，麻煩您留話，我會盡快與您聯絡。(總機小姐留話)請在音響後留話，結束請按 1。(機器聲)嗶——

我說不下去了。唯一的動作是掛下電話。⁷³

一般人的反應應該都會像林耀德一樣，掛掉電話吧。文明的便捷，反而沒有拉近人與人間的距離，面對無生命的機器說話，又怎會有情感成分呢？鄭如同無生命的機器，人的情感也冷卻了。「這個世界中的子民，若非相互擁有足以壓沉一枚肺的誤解，便是不相干到底。嘗試去了解對方語言和發音後的真意成爲一種奢侈而吃力的遊戲」。⁷⁴

而在〈答錄機〉一文中，替代主人的小白人，隱身在電話答錄機中，小白人本身即是人類不完整的替身，跟他的主人一樣沒有身世。「我想到我自己擁有的那枚紙人，不禁爲他空洞而寂寞的身世滴下淚來。」⁷⁵他的存在意義，就是代表著人類存在的現實已逐漸被物質化的事物取代。

鄭明娟曾言，林耀德關於「都市廢墟本質」的推演，呈現了一種不可救贖的悲觀：

但是在我的筆記中，歷史的幽魂並沒有顯靈在重建的台北之上，因爲台北不是蓋在廢墟上的新城，卻更像是蓋在廢墟上的廢墟。城市的擴張取代了城市的其他意義，你可相信，台北存在的理由是爲了一種叫做「公共建設」的永恆目的，這種自我增值的「公共建設」首先構成了巨大的都市計畫藍圖檔案室。絕對在預期之中進行那些蓋好了以後就會形成問題、形成問題以後就會形成預算、形成預算以後就會被拆除重建的廢墟循環系統。⁷⁶

⁷³ 林耀德：〈房間〉，《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19。

⁷⁴ 林耀德：〈城〉，《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205。

⁷⁵ 林耀德：〈答錄機〉，《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68。

⁷⁶ 鄭明娟：〈當代散文中的兩種「怪誕」〉，《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1995年11月），頁168。林耀德原文參見：《中時晚報·時代文學週刊》（台北：中時晚報社，1994年04月03日）。

我們倏然驚覺，廢墟中的人文竟是如此空虛。雖然在此文裏林耀德對北的認知在「在台北，偉大的廢墟循環系統已經預定好如何剷除我們的明天。」和布宜諾斯艾利斯「作家們感受他們住在曾經埋葬死人的城市，像博物館般的氣氛、沈滯的城市，死人們以他們自己熟知的方式自由地回到市街上，和生活的人交談。」二大城市的看法完全是尖銳的對比，但這並不就意味著林耀德對台北的情感只有停留在無用的廢墟。畢竟，「人與都市的關係永遠站在親與不親的邊界上」。都市日新月異，當都市人走在今日的都市時，或許會赫然發現一分鐘前的都市空間稍縱即逝，已成歷史。廢墟的本身也是一種重生，如果誕生使得存在有希望，那麼死亡使得存在更為真實。我們可由〈震撼〉一文看出端倪：

有兩座連體嬰似的大廈纔剛完工，象徵著文明的龐然大物，如兩枚暗黑色的火箭矗立夜空，沒有燈火，也沒有人煙。埃及的人面獅身不正是如此地坐在沙漠上麼？我張口仰視，彷彿歲月以老，而身在千萬年後，垂憐著古老文明的奧妙，卻又震懾於它的強大。⁷⁷

新世代的文明，也將如古文明般不朽。在都市的表面與內裏、進步和墮落、光明與黑暗之間，林耀德以知性的筆調，一一勾勒闡述。⁷⁸在疏離的同時，人類也不可能斷離都市的，唯一能做的，只有正視。

（二）時間與生命流失的焦慮

林耀德對於「時間」的敏銳度，絕不亞於他對都會異化的人性的關注。由〈魚夢〉中描述，「時間幾乎是可以凍結一切的力量」；長篇科幻小說《時間龍》中說「沒有事物不會毀敗，除了時間本身」。⁷⁹時間似乎是一個可以指涉生命的符號，在都會中生存的人們，虛無絕望的感覺遠比農業社會來的強烈；既恐懼時間的流逝，又無能於生命的衰退。工業化、都市化帶來的緊張、不安、焦慮，

⁷⁷ 林耀德：〈震撼〉，《鋼鐵蝴蝶》（台北：聯合文學，1997年02月），頁119。原為林耀德首篇得獎作品〈都市的感動〉中一段。原刊載於《明道文藝》（第75期，1982年06月）。

⁷⁸ 辛金順：〈多重的變奏—論林耀德的都市散文〉，《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第10期，1998年06月），頁312。

⁷⁹ 參見林耀德：〈魚夢〉，《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36-44；及《時間龍》（台北：時報文化，1994年08月）。

人類所不能掌控的，就是時間。科技產業的發達，物質需求的提升，扭曲了人類的心靈。人一方面以有限的時間不斷地追逐金錢、物慾，一方面又焦慮折抵掉的時間再也回不來，虛無感無限瀰漫，孤寂快成了都市人的共通特性。兩次世界大戰，更是將人命的尊嚴徹底抹殺；面對殺戮、血腥時，人性黑暗面接槩的時刻，生命與生存價值同樣卑微。相較永遠創新、不會老去的都市，人類生命的有限更是令人忐忑焦躁。

都市人對時間的恐懼，林耀德曾在〈魚夢〉中這樣形容：

時間有時也會凍結，尤其正當我打開一個沙丁魚罐頭，特別感受到那種失去時間的惆悵感。……它們的時間被冰藏在死亡裏。⁸⁰

在沙丁魚罐頭裏，「時間和冰冷的魚屍凝結成塊」。他冷靜而沉痛地寫道，「當我們的生命再也無法越過下一個峰頭的時候，我們也學習沙丁魚靜靜地蟄伏，讓一切的記憶都捲藏起來，沉寂為一無所有的鏡面。」⁸¹死亡的同時，也才保存了時間。對生命逝去的無力，最終也只能選擇蟄伏。

再以林耀德〈房間〉為例：

無數的蛹，在這種喪失自我，同時又重建自我的雙重逆向過程中，承受不了激進的革命，只好默默死亡，寂滅在逐漸焦黑，空洞的蛹體裡，掛在冬季的枝椏間，既回不到幼蟲的身世，也長不出美麗的翅膀，停頓再朝向羽化運轉的齒輪間，以非蟲非蝶的詭異面貌，懷抱著被時光凍結的痛苦。⁸²

林耀德所悲憫的，不只是蛹的生命，蛹即象徵人，人的生命也一樣困頓無依；在等待的同時，時間無情地流逝。生命的悲懷與焦慮，潛藏的毀滅創痛，林耀德從歷史中追索答案，「人類為了更複雜的原因而追求毀滅」。在〈魚夢〉裡，大魚一族「曾目睹恐龍一族的滅絕，有朝一日，是不是也會在失去臭氧層

⁸⁰ 林耀德：〈魚夢〉，《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41。

⁸¹ 林耀德：〈魚夢〉，《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42。

⁸² 林耀德：〈房間〉，《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14。

的地球上見證人類死亡的寂靜。」⁸³因此，林耀德的知性不是完全把感情因素排除在外，而是以更客觀的角度審視人類的歷史、命運，並且把這種熱情體現為對當下生存狀態的關注。⁸⁴

例如戕害人類至深的兩次世界大戰，就是使人類的心靈受到永恆性傷害的禍首：「戰爭惡魔恐怖而狂恣的化身，就是一種記憶中永遠洗刷不去的陰霾，一種敲打不壞的地獄浮雕。」⁸⁵生命的不可確定性，使得焦慮無限延長，人類永遠要面臨科技文明所帶來的加速生命流失的恐懼。

德勒斯登、東京、長沙、倫敦……歷經那場戰爭的一代，一但在地圖上瞥見了代表這些都市的圓點，都會像看到屍首上的彈孔一般，同時也會嗅到一股由撲鼻的焦味和血腥氣息交融而成的怪異味道吧？⁸⁶

巨砲、飛彈、毀滅性武器，歷史的演進是人類生命的堆疊史。隨著科技不斷推進，人類對於生命的流失是完全無能，且成了永遠潛藏的隱憂。

都市中隱身於斗室中的老人，長久處於被遺忘的狀態，而他們自己也能了解，「最後一次被重視的機會就是死亡的來臨」；⁸⁷並且這種生命時間流失的恐懼並不會因為身分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王瑪麗〉一文裡，王瑪麗是資本家的女兒，卻也無法脫離這種恐懼。王瑪麗只能從相片中尋找七歲的記憶：「廿五歲的王瑪麗被吸攝到相片裏的時空」，回憶起兒時的玩偶。兒時玩伴人偶的臉上，竟然「布滿了深深淺淺的皺紋」。⁸⁸人偶老去的臉對應王瑪麗逝去的時光，王瑪麗的縮小版——弗加娃娃，隨同主人一起老去。

林耀德以抽離、客觀的冷靜筆調，深入探索都市人的心靈層面。林耀德說西方世界的迷宮文化如同巨大的精神漩渦，但生命對宇宙的困惑也不斷蔓延，

⁸³ 林耀德：〈魚夢〉，《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44。

⁸⁴ 韓雪臨：〈時空經緯中的迷宮穿行——讀林耀德散文集《迷宮零件》〉，《中外文學》（第27卷第3期，1998年9月），頁143。

⁸⁵ 林耀德：〈火〉，《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92。

⁸⁶ 林耀德：〈火〉，《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92-193。

⁸⁷ 林耀德：〈老人們〉，《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85。

⁸⁸ 林耀德：〈王瑪麗〉，《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92。

其間所呈現的迷宮意識也延展成與現實抗衡的「負空間」。⁸⁹「人是一滴水，滴入人海就被吞沒了。」、「行方不明的朋友隱沒在大都會的斷層裡，正似人類的個性被掩埋在文明的洪流下一般。」⁹⁰

「都市」的種種行爲，成了現今大多數人們的思想主軸。在都市中，我們呼吸著、生活著、流動著，都市生活一直是大多數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的精神象徵，在如此濃重的精神象徵壓力下，人們在都市中生活，所具備的行動只是來來去去的流動，沒有多餘的情感，沒有多餘的話語，只有麻木的雙眼與僵化的面容。

文明帶來的茫然無措，除了人類的自我認同和疏離感，時間與生命流失的焦慮外；尚有性愛氾濫、欲念蔓延、心靈知覺僵化與個人道德價值觀的破滅等。以今日的眼光來看，這些都市社會問題只有加重的趨勢，林耀德的感慨頗具先見。面對著人情疏離與時光流失的焦慮這些都市人「集體潛意識」，我們更該正視並且試著尋求克服。

二、都市精神的意涵延伸

(一) 瓦解與重建並時發生

如果我們正提出一個新世代宣言，那麼這個宣言的性質和過去曾經在歷史出現的任何專斷、獨裁主義的宣言毫無一致之處。因為我們的內容是一種新世代的多元化氛圍，拋棄僵硬沉重的歷史包袱、也藐視強買強賣的理論策略。⁹¹

⁸⁹ 林耀德：〈城市·迷宮·沉默〉，《鋼鐵蝴蝶》（跋）（台北：聯合文學，1997年02月），頁292。

⁹⁰ 林耀德：〈行蹤〉，《鋼鐵蝴蝶》（台北：聯合文學，1997年02月），頁262。

⁹¹ 林耀德與黃凡合編：《新世代小說大系》總序，（台北：希代，1989年05月），頁4。

隨著科技文明的不斷發展，人類的進化已不可能走回頭路，猶如林耀德的〈魚夢〉，魚群前仆後繼上了岸，長出了肺、長出了腳，回不到海洋，只能繼續進化向前進。城市成了集體的記憶中心，「都市」是一種精神產物而不是一個物理的地點。「它們在一切地點之外，又可能在一切地點之內，沒有統一的形上學概念維繫著它們存在的規則，唯一的規則是『群眾』。」⁹²我們能做的，不是緬懷大海的芬香，而是如何在進化中求生存，追索人類更美好的明天。在林耀德的散文集裡，這樣的意涵是很常見的。

人與都市的關係互為表裡；今天，城市化無疑是人們對現代社會發展方式的重要選擇。然而，城市化不僅僅意味著大量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更重要的是它表現為城市文化的擴散，表現為農村生活方式向現代都市生活方式的轉變。林耀德認為，都市本身的書寫並非訴諸文字，而是以各種具體的物象做為書寫的單元，表現出當代人類的知覺形態和心靈結構。換句話說，「每一個做為建築內部元素的空間，都是等待重新被書寫的正文。人類對於空間的支配是一種單純的幻覺，人類只不過和空間互為正文罷了。」⁹³因此都市精神的延伸意涵，也就是新世代人類所企盼的一種新生活樣式。「人的自覺」，「都市化的思考」，是林耀德等新世代作家的新思考座標。人類的身世歷史正在瓦解，瓦解的同時，重建也在並生。

現代科技所帶來的一切便捷，我們說都在崩解舊秩序。林耀德的都市文學是在舊體系崩潰下所形成的解構潮流。⁹⁴當前行代作家面臨價值體系的崩潰，整個世界觀面臨扭轉、毀滅，威脅了他們所期望的文學史地位，卻無法遏止嶄新的美學體驗和實踐成形。新世代作家重新審視自己的環境，期許在豐富自己的創造能力的過程中，去不斷提升對都市文化的解讀能力，反思自己的文化使命。無論是作為都市文化的創造者，還是享有者，人們都必須學習適應社會現代化進程的發展需要。

鄭明嫻曾指出，林耀德的都市散文，是具體的反映了都市生活中被視而不

⁹² 林耀德：〈八〇年代台灣都市文學〉，林耀德、孟樊合編：《世紀末偏航——八〇年代台灣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0年12月），頁383。

⁹³ 林耀德：〈空間剪貼簿——漫遊晚近台灣都市小說的建築空間〉，《敏感地帶——探索小說的意識真象》（台北：駱駝，1996年09月），頁96。

⁹⁴ 林耀德：〈八〇年代台灣都市文學〉，林耀德、孟樊合編：《世紀末偏航——八〇年代台灣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0年12月），頁376。

見的異化現象。⁹⁵這樣所稱的異化現象，等於是對都會生活形態的某種探索。林耀德曾舉張大春的〈公寓導遊〉為例，透過公寓中某失眠男子的焦慮，嘲諷了一向沾沾自喜、誤認自己操握生殺鋒刃的文學批評家：

他曾經翻遍市面上各種有關大眾心理學的暢銷書，想找出自己失眠的問題在哪裡。……書上說的一切他都有充分否認的理由。每當他和那些心理分析或社會分析的權威作抗戰勝利的一刻到來，天就差不多亮了。⁹⁶

林耀德說固守小說形模的批評家，即使翻遍寫實主義和新批評的書籍，也會爲了張大春的〈公寓導遊〉而徹夜失眠；⁹⁷同樣地，林耀德的知性散文也會讓許多人一再失眠吧。在林耀德的《一座城市的身世》中，有一篇〈大師製造者〉與張大春的〈公寓導遊〉堪稱有異曲同工之妙：

大師製造者，他們本身都長得像一棵神木，不論站在哪裡，都是最高的，高過一切他們製造出來的大師；然而他們總是隱藏幕後，慈祥地收回那些因藥效喪失而縮回原形的過氣大師，一一把他們掛在自己的臂上，像一列樹葉。不過，在大師製造者堅韌的樹皮下面，竟然完全是草本的。

文化界的「大師甲」、「大師乙」的虛浮，這些假大師和黃大春筆下膨脹自我的批評家一樣，經不起一擊。

遠離了田園，瓦解了舊有的信仰、神話，在都市中和人類依存的就是科技產物。所以林耀德寫了一系列「公寓零件」，和「生命零件」並列；理性的詞句背後，反思的正是人的主體性與都市的延伸意涵。例如「清洗的是一個混雜的族群，用「家」的觀念所攪拌而成的一堆記憶。」的「洗衣機」；「沒有靈魂」、只有「空洞而寂寞的身世」且只是重複主人話語的「答錄機」；「大量複製同一句廢話」的「終端機」；「蹲在牆壁框框中動彈不得」的「冷氣機」等，都

⁹⁵ 鄭明娟：〈當代散文中的兩種「怪誕」〉，《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出版社，1995年11月），頁169。

⁹⁶ 張大春：〈公寓導遊〉，《公寓導遊》（台北：時報出版社，2002年06月版，原出版年爲1986）。

⁹⁷ 林耀德：〈八〇年代台灣都市文學〉，林耀德、孟樊合編：《世紀末偏航——八〇年代台灣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0年12月），頁380。

是呈現對人類命運的思索。以〈角色扮演遊戲〉為例：

在螢幕所呈現的平面和立體時空背後，遊戲者尋找到的是在這個日益集體化、無個性化的世界所無法尋找到的主體感應。……個人主體淪喪以及空間的匱乏勢必重新成爲人類社會最重要的課題。⁹⁸

這種角色扮演的行爲只是讓遊戲者體會到現實世界比遊戲世界更不現實，現實世界人們的主體性及生存處境反而更難掌控。這種心靈上的迷宮，使得人心更加失落。林耀德藉由都市散文，以各種具體的物象做爲書寫的單元，把人類的知覺形態——一種被感覺到的、呈現的現實，不管是在生活現實、媒體、虛擬空間、網路、時空場景等，挖掘書寫，並賦予重建的意涵。

（二）文明碎片的重現

前文討論過林耀德的散文對於時空的解構有其實質性的技巧，因此在他的散文裡縱橫著人類生存的歷史，過去與現代。從都市的角度審視，歷史上的政治事件一一被消解。在他筆下，歷史事件不再是單一呈現事件發生的始末，而是透過這一事件透視當下人類的困惑。⁹⁹在〈地圖〉一文裡他寫道：

人文的黑闇、污濁俱被隱匿起來，因爲，在同一本地圖集中，蘇聯、美國、中國和衣索匹亞都用同一牌的油墨印在同一種氣味的紙張上。我很擔心自己有點被紙張和油墨所欺騙，它們顯現每一個陌生的國度，都用規律的氣味和色調系統；所以我必須運用心靈去仔細探索，挑起那些跨出平面的真實景象。¹⁰⁰

在〈火山地形〉裡，林耀德也持續對人文的追問：

⁹⁸ 林耀德：〈角色扮演遊戲〉，《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78。

⁹⁹ 韓雪臨：〈時空經緯中的迷宮穿行——讀林耀德散文集《迷宮零件》〉《中外文學》（第27卷第3期，1998年09月），頁141-148。

¹⁰⁰ 林耀德：〈地圖〉，《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112。

這些歷史的、現實的、發展的或頹敗中的人文景觀，和層層交疊的山脈錯綜並置，或許就是我迷惘的根源。……各種人工地上物孤立荒野之間，用最平凡的水泥和磚塊砌就的建築，因為周圍植物蓬勃的生機而突顯出灰褐的外形，他們所以退化的超越年齡，是因為他們的功能退化得太快，以至於為崩潰的結構所支撐這的只剩下人文的黑暗。¹⁰¹

人類的渺小脆弱在歷史上不值一提，面對雄偉大自然時，林耀德並無泛溢的文辭，而是深思生命的路向，提振人類意識於歷史變遷的縱向面。不論是文中的小亞細亞、特洛伊、希臘等，在歷史的城鎮中反映了人類的渺小、卑微、戰爭、死亡、毀滅，並且一直延伸至今。古蹟本身是一種象徵，更是城市曾存活的證明。在〈希臘〉一文裡，他提到：

一座座古希臘人建築的衛城遺址，令人感到震驚，震驚生命本身為地球留下一個個巨大的創疤。雅典的衛城同樣令人震驚，震驚的卻是諸神的威力，諸神超越了奉祀者的文明、甚至超越了諸神本身的死亡。……雅典娜的雕像已毀，但是牠的眼神仍然折射在仰視者的心房中。¹⁰²

相較於〈冷氣機〉中「在公寓裡吹冷氣，和土人接過白人神祇為他們製造的冰塊沒有什麼不同；如果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享用冷氣的人對於製造冷氣的人絲毫沒有敬畏之心。」¹⁰³如同《高砂百合》中的諸神，一旦神話毀滅，諸神便不復存。對於現實歷史文明和人類本身定位的追問和探索，林耀德顯然具有十分敏銳的關注意識。

林耀德在《迷宮零件》的序文〈如何對抗保險箱製造商的陽謀〉中曾經寫道：「微笑而優雅的胡丁尼，一個掙脫束縛的專家，他的形象常常被我用來檢驗我心中那些文學人物，很多人不到四十歲就死在保險箱裡，很多人拒絕挑戰而乘船去了非洲……這個世界上層遞的、互相顛覆的文學理念其實也是一座比一座嚴密的保險箱。」¹⁰⁴因此林耀德的都市文學，他自己所試圖不斷逃逸的「保

¹⁰¹ 林耀德：〈火山地形〉，《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124-128。

¹⁰² 林耀德：〈希臘〉，《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167。

¹⁰³ 林耀德：〈冷氣機〉，《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頁61。

¹⁰⁴ 林耀德：〈如何對抗保險箱製造商的陽謀〉，《迷宮零件》序（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

險箱」或是打開的「桎梏」下的文化理念與心態，都是建立在一個對人類新文明關懷的角度，即使知性散文充滿冷峻與理性，關懷的熱情並不會銳減，反而呈現出全新的風格樣貌。